



值魅力所在,正是这暖意盎然的怀旧的审美特质……便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一所房屋便是一个年代逝去的风景。老屋的价记忆如轻柔的晨风、如曼妙的波纹,在心灵深处久久回荡。一首歌

## 回望老屋

◎支喜梅



在远方,在天涯,有一帧风景,有一段时空留住的真情,凝固成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永恒的美丽。

在中国历史上,屯垦戍边都是历朝历代稳固疆、维护统一的重要国策。新疆兵团成立70年来,几代人不得使命,艰苦创业,建设出一个崭新的边疆。我的家乡以苍茫、荒凉的姿态站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我出生时,父辈们已从地窝子搬进了地面上自己盖建的土坯房。一个个连队,一排排一行行土坯房形成整齐方阵,各自为营,人们热气腾腾地生活、工作,一年又一年!

我目睹过打土坯的场面。泥与水 and 少碎草完美结合,醒好的泥土装进木制的坏模中,然后倒扣在平坦地面上晾晒,数天后就可以用来盖房子了。那时的住房是单位统一分配,单身职工住集体宿舍;家庭按人口分房,有一间的、一间半的,最多的是两间。土房里砌上火炉做饭,烟道从一面墙迂回通到房顶的烟囱,这面墙称之为“火墙”,用于冬季取暖。夏天,大家在自家屋外用红柳条搭建的棚子里,再砌一个土炉做饭。这,便是我们的家园!

老屋是家乡的标记。长大后,我是多么羡慕那些拥有一所大院子,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俱全的人家。因了缺失这样的大院,我总疑心自己是没有家乡的人。曾经,我十分嫌弃自家老屋低矮、土气的样子,撑不起明亮的脸面……于是,快马加鞭,逃到了天边。当我转山转水转月转年,为什么又会常常怀念那片陈旧的土坯房?为什么老屋的角角落落仍历历在目?难道,仅仅是人老了容易怀旧吗?老屋是远去家乡的影子,那里的点点滴滴好似陈年铁签,已深深扎入了筋骨。

大漠戈壁不比山清水秀的江南,而老屋后波光粼粼的农干渠和侧边芦苇茫茫的排碱沟,土路旁沙枣树和白杨树组成的防风林带,都是我们儿时风光无限的乐园。一排排土坯房,一扇门里是一户人家,打开门就像一个大家庭。孩子们走东串西,成群嬉戏,结伴上学。家家门前做饭的炊烟纠缠一起袅袅升空,做好饭又聚在屋前边吃边聊,欢声笑语一同吞咽下肚。

几乎家家户户房屋里的摆设除了桌、凳、衣箱就是大床挨小床,兄弟姐妹从小睡一张床长大,围坐一张饭桌写作业。空间的限制,接触密度增大,人与人之间宜于相亲相爱。兵团人员来自五湖四海,真正意义上的亲戚很少。父辈们是邻居是工作的同事,孩子们是伙伴又是同班同学。同事同学如亲戚般来往,过年相互拜年聚餐。儿时,小伙伴来家玩耍,三四个孩子横挤在一张大木床上睡觉也不足为奇!那种倾注感情和精力的味道,无论时隔多年,都让人记忆犹新!那种特别的人际关系,是现如今城市高楼邻里相见不相识无法体验的。或许,我心心念念的也并不只是那简陋的老屋,而是家的情味与旧时光的温度。

故乡老屋的样式虽然寒酸,但留下的记忆如轻柔的晨风、如曼妙的波纹,在心灵深处久久回荡。一首歌便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一所房屋便是一个年代逝去的风景。老屋的价值魅力所在,正是这暖意盎然的怀旧的审美特质。

房屋不仅是人生活、居住的空间,更是居住者情感的载体。保留早年记忆的老屋注定要消失,而最惦念的旧情和童年永不会消失。那些远行和尘封的日夜,已定格在梦里,藏在我生命的肌理中。

“老师,我听说哈尔滨的市花是丁香花。其实,这花并不好看,香味还有些苦涩,哈尔滨为什么会选它作市花呢?”

## 丁香花又开

◎陆海滨

春末夏初时节,哈尔滨的丁香花又开了。大街小巷的丁香花,品种各不相同,有重瓣的、有单片的,颜色也不一样,或白或粉或紫,各显风韵。

白的丁香花清新素雅、落落大方,粉的颜色柔和、温馨美好,紫的则透着一股高雅贵气。循着花香,我不禁想起了十多年前在新疆工作时的情景,印象中,有那么两次谈起有关丁香花的话题。

一次,我在县委党校给新入职的公务员讲课。因为,他们不久后要黑龙江去参加培训,校长特意请我给这些年轻人讲一讲家乡的风土人情、发展状况和产业特色。临下课,我问了一句:“大家,还有没有不清楚的,可以……”话音刚落,有人举手,我一一答复。正要走下讲台,又有人怯生生地举起了手。

这是一个哈萨克族小姑娘,她的眼神有些羞涩,望着我又不敢直视。

我微笑着鼓励她,姑娘这才低声问道:“老师,我听说哈尔滨的市花是丁香花。其实,这花并不好看,香味还有些苦涩,哈尔滨为什么会选它作市花呢?”

这姑娘说话的声音本就小,听后来,几乎被周围此起彼伏的低语声淹没。听到有人轻笑,她更加局促,脸颊涨得通红。我抬手示意大家安静,又请姑娘坐下,这才说道:“首先,这个问题很好,既然要去黑龙江,哈尔滨,理当了解方方面面……”

我一边说着,一边在大脑中“百度”着相关知识。我没有讲丁香花“坚韧不拔、勇于进取、热情浪漫、开放包容”的品格与哈尔滨人性格相近之类的套话,而是这样解释:“黑龙江自古就是苦寒之地,许多娇艳的花朵难以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存活,可丁香花却能肆意生长、傲然怒放。你们说,它是不是和乐观、顽强的东北人很像?”话未说完,掌声已响起,那姑娘笑着,频频点头。

还有一次,青河县各科局的负责同志要去黑龙江省培训考察,其中一位文笔出众的朋友问我:“这个季节,哈尔滨什么花开得最好?”

“当然是丁香花。”  
“那我一定要好好欣赏。”她笑着说。  
“花,不能白赏,必须写篇美文。”  
她欣然允诺。

这位朋友果然没有食言,人还没回到新疆,文章《浮光掠影哈尔滨》就已完成。

文中,她这样描绘:“踏上东北的黑土地,听了爽朗的东北乡音,看了火辣辣的二人转、品尝了清冽冽的哈尔滨啤酒……徜徉中央大街,猜想这里的尘封往事;静坐在松花江畔,感受岁月流淌……”文章结尾,她感叹时光匆匆、满是不舍:“待丁香花如烟如霞开满枝头,再来哈尔滨,在松花江畔,看丁香花开,听松花江水流……”

如今,丁香花又开,斯人却远在建城……惟有些过往的故事,依旧历历在目,温暖我心!

## 与诗同行

◎郭明华

从前,我不会写诗  
只写自己的想法和情绪  
以为那就是诗  
我感动了自己  
却无法感动任何读者  
那时的我,年轻气盛  
无知无畏,写得密密麻麻

在遇见真正的诗人之后  
我才懂得什么是诗  
诗人,不局限于自我  
不堆砌观点与情绪  
诗人,用最简短的语句  
讲一个悠长的故事  
又以最朴实的笔触  
勾勒缠绵悱恻的意境

后来,我不敢再写诗  
只沉迷于读诗  
读那些心灵的清澈和欢喜  
也读到了,悲悯与心酸

可是,遇到好的诗  
又怎能不心生崇拜尝试模仿  
仿佛有无数声音在耳畔鼓励  
要勇敢地创作

这世上总有人文字精妙  
落笔即成经典  
也总有人要“嗷呀学语”  
又遭人调侃

但好在,我们都在前行  
与诗相伴  
这本就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 发小小汤

◎恩特马克·群泰

我的发小,姓汤,是土生土长的阿勒泰人,也是我退休之后的老玩伴。按理说,到了这把年纪,早该唤他“老汤”了!但在他生长的阿勒泰,“小汤”这个称谓,至今仍如影随形。

上世纪五十年代,发小的父母从甘肃省武威地区举家来到新疆,一路向北,最终在当时的阿勒泰县阿苇滩落脚。在这里,他们与当地的各族父老乡亲一起投身合作化、公社化等生产建设,就此安家立业。后来,便有了我的发小,作为“疆二代”,他成了我故事里的主角——小汤。

自打记事起,发小就和我家住斜对面,中间隔着条小街,两家人同属于向阳公社(后改为阿苇滩乡)一大队(今青格劳村)。邻里间,从无民族之分、你我之别,亲如一家。儿时的小街区,十来个年龄相仿的小屁孩,从早到晚腻在一起——夏天,拾牛粪、割牛草,掏鸟窝、“躲猫猫”“打杂袋”,甚至趁着暮色溜进吴大叔的菜地偷吃西红柿;冬天,溜冰、“打牛牛”“打阿斯克”,滑爬犁、堆雪人……我们过得比大人还要忙碌,直到背上小书包走进了校园。

那些年,伙伴们亲密无间,今天你家吃瓜子、饺子,明天我家吃馓子、包尔萨克,从不计较、情同手足。“小汤”这个称呼,就是从那时叫开的,以至于街坊男女老少都跟着叫,甚至到了今天此刻!

初中毕业后,发小在1980年11月参军入伍,1986年秋复员回到了阿苇滩。他的哈萨克语听说读写能力极强,于是在乡政府当翻译,后来调到市里,最终凭借出色的语言能力,走上了乡镇基层领导岗位。

今天,我想分享几件和发小有关的趣事。发小乳名“成娃”,这是我识字后才知道的。有趣的是,小时候,发音不准,我们都喊他“冲啊”。尤其是玩“敌我对阵”游戏时,总打趣道:“小汤,你叫‘冲啊’,得打头阵冲锋!”彼时,他也懒得纠正,将错就错,每次都乐呵呵地应下。

当兵时,发小每年初夏都要执行“看青”任务,即:牧民转场到夏牧场之前,部队派人帮忙看护后勤牧场和地方草场,直到牧民全部抵达。山区紫外线强,在那里待上十天半月,人就晒得黝黑。一次,发小和战友在牧场遇到转场的老乡,小汤和他们热情地絮叨了两句,对方回道:“这么说,你是阿勒泰的哈萨克族小伙子呀?”为避免尴尬,发小只好连连点头。

1988年初冬,发小和阿苇滩乡政府的几个年轻人去村里参加婚礼。路上,几个女青年远远望见一高一矮两个身影走来。等穿着长大衣的发小走近,其中一个姑娘笑着说:“以为是哪个帅哥呢,原来是我们的发小呀!”此境,随后便成为经典桥段,至今让人忍俊不禁。

类似的趣事多到数不清,无法按下“暂停键”!2025年,小城春天来得迟缓,不知道哪一朵是最先绽放的!花开花落间,我们都已年过花甲,可身边的熟老人依旧“小汤、小汤”地叫着。

## 北方,我的家乡

◎董洪霞

你是北方  
是孕育我生命的土壤  
是我魂牵梦萦的故乡  
儿时,牛羊是我的邻居  
炊烟,是从灶台升起希望  
白云似水壶蒸腾的蒸汽  
过路的马车,蹄声哒哒  
是我心中对北方最初的向往  
我向往  
向往地那夏季广袤无垠的牧场  
向往那奔放的马儿、如云的牛羊  
我的家乡坐落在北方  
那是额尔齐斯河水流经的地方  
这里的人们豪爽大气、笑声爽朗  
秋收时节,瓜果堆满路旁  
金黄与红艳为这片土地披上了浓妆

城市里,将军山与骆驼峰遥相望  
阿尔泰山脉是祖国西北的天然屏障  
它默默守护着我的家乡  
雪莲花在山顶绽放  
白雪为大地披上银装  
在阿尔泰山深处  
憨厚的“熊二”在林间寻觅果实的芬芳  
喀纳斯湖的水下  
神秘湖怪是永远的传说  
晨光里,禾木村炊烟袅袅  
灵动的狐狸与游客相遇  
留下了一抹欢乐的影像

城市的街道上  
奶茶醇香、拌面筋道、手抓肉鲜美  
馓子酥脆、果子香甜、包尔萨克诱人  
这些熟悉的味道  
是乡愁在味蕾上轻轻荡漾  
是我心中挥之不去的念想

北方,你是我的家乡  
是我生命的起点,也是我灵魂的归宿  
无论我漂泊在何方  
你的山川、你的河流、你的味道  
都是我心底  
无法言说的眷恋,永恒的守望



## 沉静的力量

——评常悦平诗稿《千堆雪》

◎杨建英

常悦平给我的感觉就四个字:沉稳安静。

退休前,我在地区文联组织过多次诗词雅集,每次都会邀请她。活动中,她总是安静地坐在角落,极为投入地与大家一同欢笑、鼓掌、感动流泪。唯有轮到她分享时,才略为腴腆、谨慎地起身,但一开口,便能让人感受到沉静中积蓄的强大力量。如今,她携诗稿《千堆雪》与我们相见。读过之后,仿佛踏入了一个满溢温情与回忆的世界!这里,有童年的纯真欢笑、故乡的山水田园、田野间的生机勃勃,有父亲坚实的背影、母亲的温暖怀抱,还有过年时的欢乐祥和、大雪后的银装素裹……

常悦平的诗作篇幅短小,多以短句呈现,分行巧妙地契合语言节奏,读来自然流畅。她的诗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最动人的当属其写给母亲的章节。诗中,母亲的微笑、叮嘱和付出,化为诗人心中永恒感动。在《有一种年轻不会老去》的段落中,她这样写道——

妈妈年轻了,虽上了岁数。年轻时的妈妈,却像个老者;那时,年龄只是一个纯粹的数字……原来,妈妈在陪着我们慢慢长大的同时,自己也找回了曾经丢失的年轻。如今,年过半百的我,依然无法准确说出妈妈芳龄几何。若真要形容,只想说:芳华无关年龄。

的确,艰苦岁月里,生活的重压于再年轻的母亲而言都会让其显得愈发苍老!

在常悦平的诗集中,童年是最为璀璨的明珠。她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无数美好的瞬间:在田野,挖“老鸹蒜”,吹蒲公英、捉红蜻蜓、摘秋海棠的日子;在河边,嬉戏玩耍的片段,都如同生动画卷徐徐展开。童年记忆是珍贵宝藏,常悦平用诗歌将它们一一珍藏——

《那些年小村庄的春与秋》  
一条沙土路,绕过几个山坡延伸至村头  
一条弯曲的小溪沟映眼帘  
调皮的清流,眯着眼仰望蓝天  
浅浅的渠沟里,流淌着朵朵白云  
春风抚着白云,白云依偎着麦田  
钢铁侠模样的稻草人,日夜守护着心爱的麦田  
爸爸裤脚上的泥巴点,闪闪发光  
额头汗珠,晶莹如钻  
当又红又大的夕阳,落入孩子们的梦乡  
辛劳的妈妈笑盈盈望着刚出笼的馒头  
咧着嘴的馒头恰似她灿烂的笑脸  
童谣里的稻草人和妈妈  
一把泥土,一把汗水  
抚育着天真的泥娃娃

《久远的记忆·水井》  
水井很小,小得容不下流浪的雨滴  
有时又很大,有着海一般的胸襟  
白天,盛满清泉和几朵云彩  
把天空荡漾成深邃的梦境  
夜晚,守着静谧的村庄向星星低语  
它向往天空的辽阔  
羊角辫欢快的倒影,点亮了它的梦想  
静默是它的秉性  
春来秋去,它一如既往收留着白云的身影  
它也怀念,那曾润泽村庄的时光  
在听不到蛙鸣声声的时节  
那副扁担,卸下了肩头的重担  
旧桶静立井边,成了永恒的风景  
故乡是诗人心灵的归宿,那片熟悉的土地,承载着无尽的故事与情感。诗中的故乡,有青山绿水、袅袅炊烟,有乡亲们的淳朴笑容,一草一木都饱含着她对乡土的眷恋。大雪,是冬季的精灵。常悦平用诗意的语言,描绘出大雪纷飞的纯净之美,洁白的雪花如同天使的羽毛,为世界带来了宁静。

《村庄很小雪很大》  
那个叫阿克塔斯的村子,在我眼里一直很大  
当大雪落满村庄,它一下子就变得很小很小  
雪是从西北来的,翻过乌拉尔山之后  
沿着额尔齐斯河顺流而下  
最后来到阿克塔斯村  
在西伯利亚的冷空气中  
村子陷入了沉默,不愿和冷空气握手言和  
只想着漫天飞雪  
大雪中,阿克塔斯的愿望很小、很小  
父亲,是家庭的脊梁。诗中的父亲,以坚强与深沉的爱为家人撑起了温暖的港湾,他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诗人。

《是雪,让我想起了你》  
门,被大雪封堵  
推开门,就是另一个世界  
我跟你身后,你为我带来一个洁白的世界  
还记得一个,有你有雪的清晨  
我跟你身后,看到这个世界的干净  
全世界只有你和我,我亲爱的父亲  
知性的光芒引领探索;童年的欢乐成为永恒,故乡的山水与白雪的纯洁,交织成生命最美的画卷。  
从常悦平的诗作中,能真切感受到,她不甘先锋、不赶时髦,不受外界干扰,专注于生活、记录生活的纯粹。她的诗歌,如同清泉流淌在读者的心田,让我们在繁忙、喧嚣中寻得宁静。愿每位读者都能在这本诗集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和共鸣。